略四十六　河渠十七水利

宋

何承矩屯田水利疏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番騎奔軼俟期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守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瞻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此禦邊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謬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輯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爲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萬世之利也

元

虞集畿輔水利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覽東南之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明

汪應蛟海濱屯田疏奏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併懇召民兼種以資兵餉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一帶咸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至今春始買牛制器開渠築隄一時並興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稻二千畝其蘘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蔾豆或旱稻蔾豆得水灌溉蘘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鹹立槁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稟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蔾豆可收四五千石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屏戶自倭警震鄰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剛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見在水陸兩營尚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一夫不過耕種四五畝即每畝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田連壤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爲之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

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司農
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於
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
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
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
不謂國家萬世之利哉惟是地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
之難又招徠數千家而後皆任數千頃之地必羣聚數萬之
人而後皆供數十萬畝之耕如地方十里爲田五百四頃一
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隄以
防水潦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
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無論北人慵惰憚於力作即有南
方善耕之人誰肯集衆裹糧百十爲羣越數千里以從難成
之役其富商大賈衣輕乘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
萬金之資以勞形哉此闢地生財之說屢廑廟議而未睹成
績也臣今計惟有用軍墾田以田分民軍能墾而不能盡種
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有月糧而無僱值之費民無勞役而
享可耕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如赴聲策無便於此者
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彼以四千之衆勤力
於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條豈操奋
鋪而從事於濬築所能就者哉臣聞天津兩衞官軍本爲防
海而設後以海上無事敵騎憑陵遂調赴薊鎮防守至萬歷
二十年來倭急則議留倭緩則議調旋留旋調輾轉無常臣
不得已而有春秋遞防邊海之議蓋防邊者一時之權宜防
海者實祖宗之額制也今海波固稱暫甯劄門亦時當閒暇

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各耕種外每歲開渠築隄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邊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資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倣照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爲世業其軍兵自種五畝每名定收稻米一石五斗其有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聽各營中軍總哨及天津三衞官舍有卒子弟童僕願領者聽種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邊境狼烽長靜兩營官軍常留屯可也萬一敵釁可虞復調春秋遞防可也蓋劄保兩鎮原屬一體劄鎮有警保鎮兵馬不待調召往援矧劄門與通灣咫尺朝發夕至其在津亦何異於在劄哉至於米粟漸多可支邊鎮之年例民居漸廣可實海邑之版圖并一切制置調度事宜容職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盡也

董應舉請修天津屯田疏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闕下開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籌邊無策十八萬栲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

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符如雨而不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早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接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爲魃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條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葦蒲魚鼈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火耨鉏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灌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脈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弧子之嘆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駸駸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貢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惟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隄堰是不一用或故跡可尋或方便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時鑿地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一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滏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啓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概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粟宜菽宜薥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

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濱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一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甯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騖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猗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元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勳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徙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

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
善耳今水利之徇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
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
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
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功田畎至喜則擇人
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
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無且有言種穀不如取
葦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
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
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
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鉏是不然近見
出關轂蘇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

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
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
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
屬耳由畿輔至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
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絕盛哉
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乏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
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
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
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
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
年後復然譬之婦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
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

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催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
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倘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於慮
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
之運語近迂闊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
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今時勢迫矣過
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
持於下各主所知知人善任更祈敕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
所司著實舉行勿狃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
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
下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祈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
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
爲主張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
墾大利小利在地閡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
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繁羅糴轉便卽不必省東
南之漕而亦不轉輸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
少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附左光斗請開屯學疏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
寓兵於農者地水之所以爲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
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
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
便民遂巡兩年未敢具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
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面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
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準算而人爭趨如流水時方
春暮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

親行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愼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土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卽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醫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僞公行半鏹顆粒未入太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百畝秋穫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粱廬舍工作僱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旣迫山海而咽喉之鬬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妖賊爲梗白糧

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
即不敢作倘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
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兩三年後耨鋤之衆即爲干
城橫槊之儒即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人於所不知則
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
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此遠來入
籍同以掬管儲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
人而乃有靳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
言曰衞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
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蓋
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衞學運學一體
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點亦憑文藝也學宮不必
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
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
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
己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
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廳七
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鳴
起據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
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屯
學興而屯臣按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
功名之路不開即添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
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
俞允結今秋滌場之局而開來春於耡之端屯政幸甚士子

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巡河間入籍弟子專候進止臣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張愼言請屯田疏自枝河而西靜海興濟之間萬頃沃壤河
之東尙有鹽水沽等處爲膏腴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寇
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溝洫蘆塘之法種植疏濬之方皆具
而有法人何憚而不爲大抵開種之法有五一官種謂牛種
器具耕作僱募皆出於官而官亦盡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種
謂民願墾而無力其牛種器具仰給於官待納稼之時官十
而取其四也一民種佃之有力者自認開墾若干畝開荒既
熟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十一而取是也一軍種卽令海防營
軍種葛沽之田人耕四畝收二石緣有行月糧故收租重也
一屯種祖宗衞軍有屯田或五十畝或百畝軍爲屯種者歲
也四法已行惟屯種則今日兵與軍分而屯僅存其名當選
各衞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如官種法行之

魏呈潤水利疏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
五穀也是以山澤通氣天下收其成功雨暘示徵王者因之
爭美比者滹沱諸河乾可步涉東光等淺轉漕若石近京數
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哀此勞民多稼少穫何以御歲
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霏潤上騰而後雲翕澤解洋溢頃畝
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厭浥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
化生高下相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
每苦於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於不能
稽周禮曰幽州藪曰貗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揚

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於燕用幽冀以爲畿輔負重山面平陸沃衍之利甲於東南若疏其上流自涓滴傳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遍地巨浸炎烈則滿地砂礫一遇饑歲比室如懸民之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河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卽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數丈之河挾五六月之霪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潰軼也固宜此潦害也潦時不收之爲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致焦燬而無所惜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爲之災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脈是以沿河之地無一畝不化爲膏腴今近畿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敕下撫按分責所隸監司務以疏濬水土爲事凡地形高窪之勢源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行而咨度然後編冊以獻曰某處可復爲大渠達於漕河某處可復爲中渠達於大渠而小渠諭令自開濬也冊已陳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需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罪人操畚鍤而往從之皆官預爲會計而民不苦於追求則無不趨事之人也趨事衆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既可以致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

槁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聖人之治於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於修制十仞見水不大旱蓋誠急富國而盡地利也曩者月食差度皇上既治歷明時法堯之開天茲雨澤愆期虔禱方應臣愚以爲皇上亦當濬川導泉紹禹之闕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窘於耕者得食於工一利也旱則蓄其流澇則宣其溢瘠產化爲沃土流民漸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疇相通俾咽喉之氣達於肺臟靡不虛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地種植既多即粟米芻茭俱將輸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徵而近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天塹窺關探丸之盜不敢援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爲也要以瀦防溝渠之法不獨衛輝眞定以南濟甯以北可以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水之地如吳起之用魏也引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爲蜀守也壅水作堋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漏溉今遺跡具在若乃吳越州郡則引大湖若雪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他小渠者不可彙紀也第舉之有序不至或與或廢委爲不急之務則無地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爲利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水利修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淑學寡識政因霖雨而效微忠若此

葉春及請興水利疏臣嘗讀司馬遷所爲貨殖傳列致富人

十數家具道鹽鐵治丹穴厄茜之事與王者垺家不訾津
矣及敘白圭觀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必以孝悝務盡地
力先之然後知遷傷切於世憤其所爲末作濫而本業衰也
故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此豈昧於大較悅奇勝惡治生之
正道哉苦窳之人負郭千頃荒蕪不治持籌執筴以爭刀錐
指計僮奴抪吮而誅其入所謂舍萬金之產而行乞於市也
土田當闢古今諸儒具有論著大者在唐鄧汝潁陳蔡許潍
荆襄淮楚閒臣未敢論論畿甸中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
總稈於是而出所以省輸將廣資給國家建都北平古爲燕
國燕故諸侯宮闕城郭之壯麗玉帛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
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於疆國之間北迫

蠻貉南拒齊晉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翱翔千里之
外此其爲費非微細矣蘇秦入燕時東有朝鮮北有林胡樓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所至視昔
雖狹而南有勃海鉅鹿至於邯鄲濮陽蓋兼齊趙之地長短
相互實亦當之昔者纖悉出於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
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足以棗栗支數年不言杭稻之事
豈非人謀地利漸乃出哉臣觀往牒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
虞集議海田於京東脫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
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泉陂
塘之迹門堰捍築之方召募敕授之法器具工作之資蜃蛤
粟米之富燦然可觀也按成式辦理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
與轉吳會漕潞渚功相十利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取贏萬
里而置千里之內棄而不收甚可惜也然出數十萬緡以爲

利本而取息於數載之遠非富厚之家不能貧者一日之入尙不足一日之用又何暇思乎其他蘇轍有言曰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者爲之也取諸其不急之處指鹽鐵等令內帑金有未用者所謂不急非耶且富人之出錢也度其能償且在旦夕而後貸之典水利闢草萊亦旦夕可償者也雖然事議非難任難任非難用難用非難成難夫天下之人每病太怯不敢任事事偶相值謾然受命而不自量上雖用之常有輕之之意及其未成而奪其業古之君子先量其身而又要乎其君君能用之則受命而不辭不能用之不敢一日苟然以試而君亦專責之事終以濟故足述也方冊返矣成化中都御史原傑經理鄖陽不可稱哉荊襄迤西沃壤千里蓬藋蒿萊實盡其利籍流民墾曠土得戶一十二萬君相委心豪傑效職亦千古之概也今朝廷之上望治如渴天下之大獨無一人可使乎抑洪武初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萬頃至宏治已矣其半近日司農所入又多詘焉不耕之田固不少矣獨畿內北濱府州縣雖有農官孰爲朝廷任事者富强之道在任用矣

徐貞明西北水利議當今經國計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盡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盡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盡先之於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猶而人信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鎭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

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其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莊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厥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逼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鑾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收馬之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